

名藝人趣事

●李遠榮

曹禺常年念梁實秋

中國著名戲劇家曹禺大師和夫人李玉茹於一九八八年二月，應福建京劇之友聯誼會邀請，去廈門參加閩臺探親晚會。

在廈門時，曹大師參觀胡里山炮臺，遙望臺灣的方向，十分感慨地說：

「我有不少好友在臺灣，一別卅八年，時在懷念中。教我最難忘的是梁實秋先生。抗日期間，我客居重慶時，常遇到他。他的英文根底非常之深。學問很淵博。有空時我常登門求教，他沒有什麼架子，隨便得很，誰都願意和他談天，因為他的談吐幽默。他能講各種各樣的貓，有極極了，我忍不住要開懷大笑。只要跟他在一起，你就會感染到快樂。凡是有學問的人大都如此，沒架勢、很幽默。我與他分手後，聽朋友告訴我，梁先生編了一部英漢辭典，編得很完善、很翔實。我很想買，就是買不到。後來又聽說梁先生把莎士比亞的全部著作都翻譯出來了，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，真了不起！很可惜，梁先生已永遠離開我們了。如果天假人壽，梁先生能來大陸，我

們見面，該有多好。梁先生的去世，我們這輩上了年紀的人，頗有『日見故人稀』的感嘆！」

曹禺大師的這些話，深深地打動了我的心。

剛好我手頭上有一部臺灣遠景出版社出的梁實秋編的英漢辭典。我想，曹大師正需要這本書，如果這本書放在曹大師那裏，肯定比放在我這裏，所發揮的作用一定要大得多。因此我毫不猶豫地把這部書轉贈曹禺大師。

曹大師收到我的書後，熱情洋溢地給我寫了一封感謝信，全文如下：

「遠榮先生：

來書敬悉，鄙字劣，囑書條幅，實深愧慚，爰寫李白詩一首以報盛意。梁實秋先生編的辭典，只在廈門時，順口談及，未料先生見到，且以手中寶愛寄下，不勝感嘆，天下有心人多，生命實可貴也。專此敬謝，並問閩府安好。

曹禺八八年三月六日」

此外，應我要求，曹大師贈我墨寶一幀，寫的是李白「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」：

「故人西辭黃鶴樓，
煙花三月下揚州。」

孤帆遠影碧空盡，
唯見長江天際流。」

書奉

遠榮先生鑒正 曹禺 龍年元月」

提起寫條幅，曹大師曾眉飛色舞地講過一段趣事，他說：

「那是一九三六年，『雷雨』在復旦劇社首演，我和章靳以看過戲後，趙景深教授要我題字留念。那時剛入社會，怯於顯露，就請章靳以代筆。趙接到題字後回了一封信，說『你確實是章靳以的摯友，連寫字都像他。』趙教授雖是明眼人，但畢竟把他瞞過去了。」

曹禺大師這位在中國劇場上獨領風騷近半個世紀的八十歲老人，雖然染上了雙耳重聽，步履蹣跚，走路時拄着拐杖並需人攙扶，但他健談、隨和、謙遜、幽默、風趣的性格，却使人畢生難忘！

雙胞胎名佐華佑華

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廿日，河南信陽縣有一位貧苦的農婦，生了一對雙生子。大哥取名陳佐華

，也就是現在的名作家葉楠；弟弟取名陳佑華，就是白樺。因為生下來兩兄弟太相像，所以他們的媽媽就靠手腕上的紅線來辨認長幼。

中國有句俚語說：「不怕生壞命，只怕改壞名。」不知是否天機洩露，兩兄弟一生的遭遇就像他們的名字一樣，完全不同。

本來兩兄弟於一九四五年同時考入河南信陽師範學校，佐華念普通科，佑華進藝術科，學美術。

哥哥陳佑華，人如其名，他的一生緊跟中共左派走，忠心耿耿。

佐華於一九四七年開始創作，取用葉楠為筆名。一九五九年執筆寫電影文學劇本『甲午風雲』，由趙丹主演，大受海內外觀眾好評。文化大革命後，他寫了電影劇本『天雲山傳奇』，由名導演謝晉執導，連奪金雞獎和百花獎，葉楠的創作成就，達到了高峯。

而弟弟陳佑華（筆名白樺），也是人如其名，身在社會主義國家，却時常愛發表偏右的言論，結果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挫折重重。

白樺也是一九四七年參加工作，一九五二年曾調到賀龍身邊工作過一段時間，以後因編寫電影劇本『山間鈴響馬幫來』開始成名。一九五八年春，由於對作家協會昆明分會某些具體體人和事提出了一些批評，被劃為「右派」，開除了軍籍。以後又調到上海八一電影機械廠當鉗工。

一九六一年，白樺被調到上海海燕電影製片廠工作至一九六四年，寫了話劇『紅杜鵑、紫杜鵑』，電影劇本『李白和杜甫』（和鄭君里合作

）均因作者身上有過被強加的污點而未能拍攝和發表，真是冤枉。

一九七九年元月初，白樺被摘掉「右派」的帽子，恢復軍籍，並分配去武漢軍區文化部工作。

一九八〇年白樺在香港『文匯報』發表『苦戀』一文，後在國內拍成電影，經過內部試演後被禁演。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八日，中共解放軍報刊出一篇「四個原則不容違反」的特約評論員文章，強烈地抨擊了白樺，「白樺的震撼」也隨之旋風式地吹遍了海內外。

中共最近又再實施了開放政策，白樺獲得解放，他又重新活躍於文壇上。最近他完成了長篇小說『遠方有個女兒國』，這是大陸今年的暢銷書。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七日，白樺在香港，題字送我，寫道：

「溪流因坎坷而高歌。」

含義深遠，在他坎坷的一生中，仍然為廣大讀者高歌不息，這是一種多麼可貴的精神啊！

紹興酒釀練唱秘辛

梅蘭芳自幼喪父，並沒有受過良好的家庭教育，而且他的天資也不十分突出。至於他後來登上了蓋世「四大名旦」之一的寶座，實在是他的發奮圖強的結果。這裏，說一段梅蘭芳與紹興酒釀的軼話。

在梅蘭芳早年的書房裏，總是放着一個小號的紹興酒釀。這個酒釀常常引起來訪者的各種猜

測，可是誰也無法說出個究竟，到最後還是梅蘭芳自己介紹了它的用途。

原來，梅蘭芳練習演唱非常刻苦，除了清晨到屋外練習外，白天也要在屋內反覆地唱，他為了不打擾鄰居的休息與安寧，便經常對着這個酒釀的口練習，直到自己累了才甘罷休。

梅蘭芳後來這樣說過：「我是個笨拙的學藝者，沒有充分的天才，全憑苦學。」這自然是他自謙之辭，但同時也反映了他的苦學精神。這個酒釀的軼話不是多少說明了這一點嗎？

翡翠鈕扣贈日亡友

梅蘭芳一九二四年第二次訪問日本時，因演出勞累而感到胃痛。日本朋友請來了今井泰藏醫生。經診斷，梅蘭芳患的是急性胃炎。在今井精心治療下，梅蘭芳一個月後完全恢復了健康。他和今井成了親密的朋友。分手時，今井設宴招待，還和六歲的女兒京子一起與梅蘭芳合影留念。

梅蘭芳提出要支付醫療費用，今井不肯收。他生氣地說：「比醫療費更為寶貴的，是我結交了一位中國朋友！」梅蘭芳堅持要付，今井只好說：「這樣吧，我喜歡中國的翡翠，你下次來日本時，帶幾粒翡翠鈕扣給我吧。」

歲月匆匆，卅二年過去。一九五六年，梅蘭芳第三次訪日。他特地帶着精心製作的翡翠鈕扣，尋訪今井泰藏醫生。

在大阪，梅蘭芳一行遊覽嵐山天龍寺。忽然，走來一位年近四十歲的日本婦女，向梅蘭芳深

施一禮，拿出一張相片說：「梅先生，您還記得嗎？我是今井京子，今天從一早就在這裏等待您的光臨。」

梅蘭芳驚訝地打量着這位婦女說：「啊，你就是今井先生的女兒！這張相片我也珍藏着。當年我患病，多虧你父親精心治療。今井先生現在……」

「梅先生，父親已在十三年前去世了。」

梅蘭芳黯然無語。京子流着淚繼續說：「上次和梅先生告別後，只要報紙上登有梅先生的消息，父親總要讀給我聽。父親還說，要是梅先生能再來日本就好了。」

樸素深情的話語使梅蘭芳激動得說不出話來。好一會兒他才說：

「我再也不見不到今井先生了。你父親喜歡中國的翡翠鈕扣，這次我帶來了，我一定要親手交給他。」

幾天後，梅蘭芳訪問了今井家。他恭恭敬敬地把中國的翡翠鈕扣放在今井的遺像前，兩行熱淚潸然而下……

梅蘭芳愛詩不重金

梅蘭芳不僅是我國表演藝術大師，還能詩擅畫。他四言、五言、七言都寫，而且精於七言近體與五言古風，可以說寫來繩尺謹嚴，詩味亦濃，使人愛讀。早在清末民初時，梅蘭芳便已結識了當時在北京的著名詞章家王壬秋、易哭庵，這些名士告訴他：「當藝人不可無文墨，不可不懂得詩歌。」

這對梅蘭芳起有很大的啓蒙作用。此後，梅又結識了李釋戡、齊如山等人，李釋戡對梅蘭芳說過：「爲藝不可不讀詩，戲中若多詩美，則戲能美，人亦自美。」這就進一步激勵了梅蘭芳孜孜不倦地去研討詩歌藝術。

而梅蘭芳真正作詩，是在「五四」前後開始的。民國八年，他應江蘇南通大實業家張謇之請，到南通演出，與張謇締結了很好的友誼。他親自寫了三首七言絕句給張，其一曰：

「積慕來登君子堂，花迎竹戶當還鄉，
老人故自矜年少，獨愧唐朝李八郎。」

其二曰：

「公子朝朝相見時，寓中日影到花枝，
輕車已了尋常事，接坐方驚睡醒遲。」

第三首是臨別南通時贈張謇的，其詩曰：

「人生難得是知己，爛賤黃金何足奇，
畢竟南通不虛到，歸裝滿壓畫公詩。」

（舊公是張謇的別號）這表明了梅蘭芳「不愛黃金只愛詩」的高潔人格與清逸的風標。

蓋叫天練鷹演絕藝

蓋叫天原名張英傑，原來的藝名叫「小緊關

子」，是隆慶和科班的老齊先生收他長得精神抖擻，挺有闢性才取得的，隨着年齡增長和觀眾的需要，大伙兒說該另取一個名字。那時演京劇的著名演員譚鑫培叫「小叫天」，他想繼譚老後叫「小小叫天」。但有的伙伴嘀咕着，年少氣盛的「小緊關子」雄心反更大了，決心自成一家，獨樹一幟，在藝術上要超過譚老，就取了「蓋叫天」這個名字。

這樣，蓋叫天更忠於藝術，對藝術有更強烈、旺盛的鑽研精神。他開始動腦筋，在傳統表演中，把日常生活現象、事物，都細細地觀察、體會，不停地追求、創造，不斷地從表演上探索總結。

蓋叫天在「滿清」的某一齣戲裏，他設想「攝政王府」中能有兩頭凶鷹就更好了，他就養了鷹。在一段時間裏，他每天練習與鷹搏鬥，設想了許多身段。

他利用餵食機會來訓練鷹做「戲」。他自己先拿寶劍做身段，然後在寶劍上串着一塊牛肉，應在屋樑上看見肉，像劍一樣地直撲下來，不等它啄着肉，劍就避開了，應爲了搶肉，就追着劍飛，劍在身子上下左右翻繞，從頭上掠過，鷹也從身子上下左右翻繞，從頭上掠過，看起來就跟真的搏鬥一樣。

最後順勢用脚尖踢去寶劍上的肉，應爲追肉搏到地上啄食，觀眾看起來這頭鷹好像被蓋叫天打敗踢翻在地上一樣，效果極佳。不久，鷹和蓋叫天厮混熟了，見了他就撲過來。鷹爪子像兩個鉤子，蓋叫天在練鷹時，必須臂上纏上鐵紗布，

否則鷹一抓，就兩個洞。

蓋叫天爲了藝術，不惜流血流汗，刻苦訓練。

胡適稱譽同鄉王瑩

王瑩於一九四二年赴美，抵美後，她首先去拜訪當時任中國駐美大使館顧問的胡適。胡適對她十分親切，聽說王瑩與他同鄉，又曾在上海江灣中國公學讀過書，這位當年在中國公學當過校長的學者十分高興。

一九四三年春，王瑩應美國政府之邀，到白宮演出著名抗日救亡話劇『放下你的鞭子』和抗戰歌曲。演出極其精彩動人，受到總統羅斯福夫婦、副總統華萊士夫婦以及內閣官員、各國使節的熱烈歡迎。

事後，胡適對王瑩說：「我很高興有你這樣一位好學生、好同鄉！咱們安徽人，在歷史上人才輩出：管仲、范增、張良、華陀、曹孟德父子、包拯、朱元璋、石濤、方苞、吳敬梓、戴震、姚鼐等等，都是皖人中的傑出人物。如今，你又爲家鄉增添光彩！」

假胡蝶賑濟眞胡蝶

胡蝶原名胡瑞華。她之所以走上銀壇是「以假代眞」，冒名頂替的結果。

本世紀二十年代初，上海大世界遊樂場的老板黃楚九始創了一間中華電影學校，旨在培養新人。電影，對當時的國人來說還是新鮮的玩意，有很大的吸引力，故而報名者甚衆。在報考者中

，有一位少婦名叫胡蝶，是豪門閹少嚴芙蓉之妻。她樣貌娟好，且略具才華。便瞞着嚴某前往報考，並被錄取了。

好事多磨，嚴芙蓉終於偵知此事，他認爲胡蝶有辱門風。於是便在電影學校開學之日帶着兩名壯漢闖入學校，大興問罪之師，將胡蝶痛打一輪，還指着該校的師生破口大罵：「你們都是狗男女！」但這位少奶奶生性倔強，死也不肯退學，嚴某便用烟頭燙其臉部，燙得她臉部起了一個血泡，連聲慘叫，師生們看不過眼，要把嚴芙蓉揪到警察局論理。

這時候，該校的一位教師，後來成爲著名戲劇家的洪深先生深諳世態，知道如果事態鬧大，反而坑害了胡蝶。便出面勸止，給了嚴某一個下台階的機會。嚴某悻悻然地把胡蝶拉走時，不斷回頭罵師生：「老子就是要氣氣你們，有本事你們再找個胡蝶給我看……」洪深應聲答道：「胡蝶這個名字，將永遠留在我們的學生花名冊上」，接着又把一個小姑娘叫到面前說：「小胡，我保你免試入學！」這個小姑娘就是胡瑞華。她原籍廣東，出生於上海。她也有志於從影。但她報名時考期已過，名額早滿，黃楚九不肯接納。由於出了「胡蝶事件」，有了空缺，洪深先生便乘機讓胡瑞華補缺入學。

自此之後，胡瑞華易名「頂替」胡蝶。在校苦讀，並得洪深的悉心栽培，成爲班中的拔尖人物。這一年她才十六歲。同年，她在『戰功』一片中嶄露頭角，接着主演了『夫妻秘』、『歌女紅牡丹』等，以『啼笑因緣』而成名，成爲當時

中國最負盛名的女星。

那個嚴太太胡蝶一氣而神經失常，後遭遺棄。病癒後嫁作商人婦，成爲「假」胡蝶的忠實影迷，每片必看，且觸景傷情，每每痛哭。

紅了的「假胡蝶」並沒有忘記這位眞胡蝶，她曾饋贈金珠給生活境況不佳的眞胡蝶。

韓蘭根名片七銜頭

三十年代電影『漁光曲』由王人美、韓蘭根主演，馳譽海內外。韓蘭根是滑稽明星，他和殷秀琴搭檔，一瘦一肥，笑料特多，因此人稱「東方的勞萊哈台」。

韓蘭根的名片，堪稱一絕，正面印有銜頭七行之多——

三華影業公司演員（附註一）

三個孩子的爸爸

復善堂街三善里一號二房東

曾任南京市保衛團班長

南區救火會會員

華東影片公司總經理（附註二）

萬影畫報特約撰稿人（附註三）

反面還印有三條附註，用小六號字排印：

附註一：三華者，藝華、聯華、新華三影片公司是也。

附註二：華東影片公司，是我自己做老板，

曾出『亮眼瞎子』一部，其餘則未出過。

附註三：萬影畫報編輯最近請我做特約撰稿人，故即刊上卡片。銜頭越多越好，這是深明世故之人也。

項望撿豬骨治妻病

項望是三十年代著名的電影明星，大陸易權後還拍過『潛網』、『垂廉聽政』、『火燒圓明園』，這三部片都是和劉曉慶合作，後兩部是香港名導演李翰祥之力作，因而項望被海內外觀眾所熟悉，他今年七十三歲了。

一九四〇年底，項望流亡到重慶，在拍抗日電影『青年中國』中，認識了阮斐，兩人相識並相愛，於一九四一年元旦結婚。婚後不久，他們夫婦參加中華劇藝社。當時劇社僅有兩間房，阮斐等三個女演員蝸居在一間十餘平方米的房間裏。一天，敵機來轟炸，一面牆坍倒了，劇社又無力修補。阮斐只好一邊住在這透風的房子裏，一邊支撐着參加演出。這樣，她的身體越來越差。一天，常來看戲的醫生宣世安見她面色不好，替她診斷，原來是患肺結核病，那時的肺結核是不治之症，患此病意味着死亡。

項望很傷心，但暗下決心，一定要為妻子治好病。為了治好阮斐的病，直到她健康的兩年多時間內，他們不能過正常的夫妻生活。當時多少嬌艷美女向年少英俊的項望暗傳秋波，一身正氣的項望斷然拒絕了這些對不起阮斐的誘惑。但阮斐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了。這天，排完戲後他就急急趕到阮斐宿舍，猛然看見阮斐困乏地倚在床架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氣，地上有一汪殷紅的血，項望見了大驚失色。

阮斐病情使項望憂心如焚，他感到太對不起她，決心無論如何也要治好她的病。

這時，一位熟識的醫生朱景霞告訴他，可以用豬骨頭熬湯喝，讓病人吸收鈣質。項望十分高興，立即去收骨頭。好在當時四川風俗是吃肉不吃骨頭的，肉店扔出的骨頭滿地都是。項望白天不排戲時，就提個簍子，壓低帽檐，滿街滿巷地揀，揀回來洗淨後用火慢慢熬，再端給阮斐吃。他天天堅持這樣做，果然見效。兩年後，阮斐不僅沒有死去，反而奇跡般地好了起來。不久阮斐懷孕了，雖然懷孕，她的身體依然不大好，為了妻子的身體健康，項望要求她流產，但阮斐說：「不！決不能流產。就算我死了，我也沒有遺憾，我要給你留下一個種子。」

次年，項望的妻子阮斐為項望生了一個可愛的男孩。

陳嘉庚叔侄情義深

一九四〇年初，項望和陳嘉庚先生一起在馬來西亞搞抗日宣傳，項望當時是戲劇隊的隊長、導演和演員，在吉隆坡導演『中國萬歲』和『雷雨』，他還飾演周萍這個角色。陳嘉庚先生和項望密切配合，每次演出前，陳嘉庚先生必主持開幕式，真摯的感情，得體的話語，在場觀眾必報以熱烈的掌聲。而開幕式之後的剪綵，必由他們的好友，中國大作家郁達夫執行，三人合作得天衣無縫，使場面生色不少。

這些年來他太累了，一九七九年徹底平反之後，他拍了十部電影，蜚聲海內外；他還利用業餘時間在十二所大學舉辦藝術講座。

醫生說他心臟供血不全和萎縮性胃炎，全是

操勞過度，近三年來五次入院。

一九八六年，項望因心臟病第一次住積水潭醫院時，陳共存就派他的兒子前往探望。陳共存先生是陳嘉庚先生唯一胞弟的獨生子，現任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副會長。

一九八七年項望病情未見好轉，剛好去北京參加陳嘉庚基金會成立大會的陳共存夫婦，在百忙中親自前往北京安貞醫院看望他，慰問他。可是項望的病情一直沒有好轉。

一九八七年十月一日陳共存正式發出信函，邀請項望前往新加坡接受名醫張任謙治療，並為項望提供五萬元美元的保險費。我們知道，張任謙醫生是歐美公認的心臟病專家權威，他的助手全是華人，在東南亞一帶有很高的威望。項望接受了這誠意的邀請，手術將在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四日進行，臨行前項望講了一段對陳嘉庚叔侄兩代人感激的話。項望說：

「近年來，陳共存先生多次率工農業、教育等方面的代表團到中國來訪問、投資，這對中國、新兩國都有好處。為了安排我治病，陳共存先生在近三個月的時間裏，國際長途電話就通了七八次，電傳五六次，信函十餘件。陳共存先生花費巨額美元是小事，他的這份心意實讓我無言以對，言語無法表達情感了！」

結果手術成功。

我們以陳嘉庚先生家族兩輩人對項望半個世紀的了解和友情，他們對一個著名表演藝術家藝術生活的珍視，我們發覺這個世界充滿了溫暖和人情。